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3

T5781/2180.1(3)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統御寰區漢和
生爲首務其時人材蔚起吏治澄清府事修和羣
黎康阜蒸蒸然躋斯世於熙皞何風之隆也朕臨
御以來孜孜圖治軫恤民隱時切痼瘼自三逆蕩
平之後休養生息慮無不周頻年蠲復不啻數千
百萬而被恩之地災沴旋告閭閻尚無起色其故
何歟黃運兩河所關綦重今雖修築奏績已底安
瀾何道而俾永固無虞萬世利賴歟學校賢才所
由出也比來膺斯職者因循陋習叢弊營私以致
教育乖方士習凌競茲欲釐剔振興以廣棫樸作

藏書館珍藏印

人之化何術之從歟至於生民休戚視度司賢否
表率承宣端在大吏必內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
潔已而後吏飭民安茂登上理其激揚懲勸之方
果安在歟爾多士蘊懷康濟久矣其詳切敷陳朕
將親覽焉

臣胡任輿

臣對臣聞聖主膺圖御宇而爲萬年有道之長
也直與天地同其覆載則無一不在不冒莫麗
之中而所以軫恤而安全之者無不至抑與父
母同其恩勤則無一不在厚澤深仁之內而所

以陶淑而撫輯之者無不周蓋天地之於物照
臨之以日月涵濡之以雨露舉凡待恩之物必
委曲以致其生成而天心之仁愛無窮也父母
之於子攜持保抱以視其長疾痛疴癢惟恐其
傷舉凡在宥之子必多方以盡其怙恃而父母
之慈祥無已也是以聖主之治天下於國計也
既經其可大復圖其可久而治有不登於上理
者乎所謂措置得宜而有以成咸五登三之化
於民生也厚生以養之正德以廸之而民有不
徧爲爾德者乎所謂清和成理而有以致同風

一道之休由是民胞物與切其懷平地成天奏
其績菁莪棫樸觀其教百工允釐宣其猷此唐
虞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而非漢唐所可及也
欽惟

皇帝陛下

道貫三才

功高萬世

開天地未嘗開之景運海潤星暉

廓帝王不能廓之版圖邇安遠至

大無私以錫福執權執衡執規執矩秩秩乎日日

曰明

建有極而用中作肅作乂作哲作謀雍雍乎亦臨
亦保

愛民惠下裕積貯之大命而蠲租減糶由畿甸以
達海隅咸登壽域春臺之內

重道崇儒闡洙泗之遙源而釋奠樹碑入宮牆以
瞻輪奐羣遊漸仁摩義之中固已羣生和而萬
民殖五穀熟而陰陽調覆載之間被潤澤而大
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無不畢至而王道成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咨以人材吏治之要修和康阜之原雖古之懸鞞設鐸何以加茲以臣之愚微賤弁鄙亦何足仰承

清問然臣嘗聞柳宗元曰思唯報國獨有文章又聞歐陽修曰士患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吾職不敢言是終無可言之日也矧當拜獻之始天子方發策而賜以親覽其敢不竭千慮之一得以

對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休養生息慮無不周頻年蠲復不啻數千百萬而被恩之地災沴旋告閭閻尚無起色有以見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有加無已也臣以爲足民之道有二開源節流而已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一年耕有三年之蓄三年耕有九年之蓄誠使勤其畚鍤時其斂藏野無不闢之土農無不力之田則開其源之說也至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一人耕之十人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一人織之十人衣之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誠

使傲其游惰禁其淫侈家無坐食之人俗無耗財之事則節其流之說也至備荒之策豫於平日則積穀爲上酌於臨時則平糶爲功誠於賑給之餘佐以減價之法則民之窮而無告者既有升勺以資生卽民之稍有不足者亦不致歎二鬴之不繼此其爲澤誠普而其爲慮誠周法莫有善於此者也至於河工修濬漸底安瀾轉運之舟如期而至謂非我

皇上平成之治足以駕神禹而上之者乎而

制策猶惓惓於黃運兩河所關綦重欲俾永固無慮

萬世利賴誠堯咨舜傲之至意也臣竊謂黃河之性高悍湍激自古難治而後世益難者以治河兼治漕也運河之流委輸灌注而嘗慎隄防者以治漕兼治河也然而數千百年以來河之安流無如今日但恐人享已成之利則食福而不知人懷忌功之心則指利以爲害自在任事之人虛公清慎不執意見之私不徇偏黨之見浮費必稽覈工必實毋待潰決而始議隄防毋計目前而致忘久遠上流宜分則條爲支河以殺其奔騰衝決之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通渠

成水門以資灌溉使河之流分而不至於激下
流宜濬則相淮揚諸郡河堤可築之地築之汙
下當水衝之民可徙者徙之毋與水爭咫尺之
地此則一勞永逸之道也伏讀

制策有曰學校賢才所由出比來膺斯職者因循陋
習叢弊營私以致教育乖方士習凌競而欲釐
剔振興以廣棫樸作人之化臣以爲欲士習之
興起誠在乎教育之得其方欲教育之得其方
誠在乎膺斯職者之絕其私弊而已我

皇上慎簡學臣破例錄用誠千古未有之舉矣而膺
斯職者有不洗心滌慮以副

皇上樂育之雅化者乎而臣竊謂教育之方尚有宜
變通者古者造士之法服習於九年大成之業
其學六禮七教八政之屬其文詩書禮樂上觀
古道無不究也今者文藝之外孰是察其才智
行能而優錄者乎卽有優劣之條學官循例呈
報而於振興之典蔑如也臣愚於文藝之外特
設孝弟力田一科士之與於是科者務俾鄉里
從實報舉升之學臣學臣試其文藝復優者升
之於朝而官之倘亦興起賢才之一端歟若夫

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表率承宣端在大吏必
內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潔已而後吏飭民安
茂登上理大哉

王言誠萬世人臣之極則也夫人臣自委贄以上祇
期有濟於國事何有於身止期不輟乎公謀何
有於已蓋時有畏四知之楊震何患暮夜之金
不却乎時有焚香告天之趙抃何患苞苴之弊
不絕乎時有不謝祁奚之叔向何患桃李必在
私門槐柳森然並列乎蓋大臣能潔已奉公而
後能表率寮案庶司能潔已奉公而後能愛養

羣黎誠使督撫之於有司不計逢迎筐篚而以
廉善才賢爲薦舉守令之於百姓不急催科督
責而以撫字心勞爲急公則吏奏循良之化民
安樂利之休已凡此數條臣謹因

聖問所及而盡其愚而要之

皇上興道化俗則古之平章親遜百姓昭明者莫之
能過也知人則哲則古之黜陟惟允選建惟公
者莫之或加也正百官以正萬民是卽疇咨亮
采府修事和之隆理也以實心而行實政是卽
解慍阜財時雍於變之休風也臣所謂與天地

父母同其德者以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
于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顧圖河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欲爲兆民固本計爲
海甸定大功爲國家培有用之賢才爲朝廷飭
大公之吏道則必有公忠體國之人而後能以
無事養和平之福則必有率作鼓舞之法而後
能以無私成寅亮之風何也務儲備於未形上
不病國下不病民此本計所由固也守成法於

旣效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此大功所由定也夫
登明選公之意片善必舉寸長必錄此人材所
由培也明大法小廉之紀任官惟賢位事惟能
此吏道所由飭也旣得人以行法又立法以擇
人夫然後上以待天時而天不能爲之灾卽爲
周禮委積之遺下以順地道而地不能爲之害
卽爲禹甸平成之績中以盡人事而人皆樂爲
之用且不敢不效其用卽爲風詩作人之化周
官計弊之功召嘉祥而臻清宴收羣策以代天
工其所爲立綱陳紀之要久安長治之模豈徒

一切塗飾具文近功淺效者之所能幾及也乎
欽惟

皇帝陛下

永命承祿

合元協紀

備參天兩地無疆之至德

建開物成務莫大之豐功

上下三千載鑄史鎔經文昭象緯

精勤十二時宵衣旰食心切烝黎

日月麗乎中天而朗照無遺化被東鰈西鵝咸式

歌式舞

雷霆震於八表而神武不用瑞應玉駒金犢皆來

享來王

合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惟修而且敘五典秩五禮
敷五教宥五刑蕩蕩平平朝無闕事

總孝友睦婣任卹六行並舉而且詢四岳闢四門
達四聰明四目師師濟濟野鮮留良夫旣政流
化洽物阜人安從來史冊所未聞生民所未有
者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而詢以國計民生人材吏治欲致府事於修和

登羣黎於康壽誠所謂岱不讓壤海不擇流臣
誠愚陋敢不殫心竭慮爲一得之籌乎伏讀
制策有曰休養生息慮無不周頻年蠲復而災沴旋
告此誠

皇上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恤民之殷謀民之至天地
好生之心也臣惟災沴者盛世所時有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曾鞏有言天災流行聖人不能使
之無而能爲之備歐陽修曰人雖善攝不能無
疾歲雖屢豐不能無歉惟在儲蓄有素卽如人
之有以却疾而衛生矣今

國家議蠲議賑殆無虛歲以經費之有常帑金之
有數其能堪此難繼之費乎檄下郡縣俾于豐
年預積米穀以爲一旦不時之需此卽古常平
義倉之遺意倣而行之者也然歲豐收穀誰司
其人歲歉散穀誰司其出保無有上下其手以
資中飽者乎且一縣之積動以百計一郡之積
動以千計保無有陳陳相因紅腐無用者乎臣
以爲司之以官則不肖有司那移出納而民莫
敢誰何奸胥蠹吏侵盜姦欺而民莫敢誰何莫
若准古社倉之法司之以其鄉之士君子彼旣

爲一鄉之望人人所推服則必不肯苟且以自
利稍有不法而人又得以制其短長則那移出
納侵盜姦欺之弊可知其免矣既得其人卽令
每歲出陳入新散之於春耕之先以爲種食而
斂之於秋穫之後以實倉廩則陳陳相因紅腐
無用之弊又知其免矣積貯既饒灾荒有備臣
所謂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可以固本計者也
伏讀

制策有曰黃運兩河關係至重修築既成欲俾永固
此誠

皇上謀及萬世慮出萬全之盛心也臣惟一事之利
必有一人以興之一事之成必有一人以毀之
往者黃河水發淮不能受則隄必潰隄既潰則
運道湍溢而漕輓有妨隄既潰則下流浸漲而
田禾盡沒夫以周橋翟壩高堰一帶無高山大
阜之阻地平土疎易於衝決而今已巋然安固
矣以高寶興鹽桃宿諸邑久爲汙萊沮洳之鄉
田廬窪下易成澤國而今已歡然耕鑿矣皆由
皇上聖德感通三靈効順而亦立法之善用力之勤
經營數年而後成者也惟是集畚鍤以防之修

洞開以備之設候人以守之嚴巡卒以衛之使
安者常安固者常固而已何必爲紛更無已之
說乎歐陽修曰治河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
水性之所趨耳第任斯職者毋存意見毋多議
論毋妄興工作毋妄勞民力斯安瀾永底萬世
永賴矣臣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而可以定
大功者也伏讀

制策有曰學校爲賢才所出欲振興釐剔以廣作人
皇上樂育人材之心至矣夫從前直省學臣或屈於
勢位或徇於交親或假於胥吏至於賕賂潛通

請託公行者真才棄遺寒雋淹鬱在所不免以
致人習奔競家務營求靡然成風不以爲恥我
皇上深明其積弊洞悉其陋規毅然簡清望素著之
臣而任之不拘於資格不移於俗論惟使之砥
礪廉隅公正蒞事文教由此大興士氣由此大
振矣昔人謂興賢育才國之首務胡瑗教授蘇
湖設經義治事二齋以通經有器局者處之而
使之入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以俾實用今
宜於振興釐剔之中更爲創立規制使士習爲
有用之學或不無少補歟臣所謂片善必舉寸

長必錄而可以培人材者也伏讀

制策有曰大吏爲庶司表率欲激揚懲勸以勵奉公
皇上整飭臣工之心至矣竊論內外大小諸臣遭際
可謂極盛報稱焉可不講求乎身家可謂極榮
承宣焉可不盡力乎祿秩可謂極優建功立業
焉可不早計乎思所以上不負國中不負學下
不負民非諸臣之責而誰責歟乃或者自爲之
計重而謀國之念輕苟且因循之情多而震動
恪恭之意少推諉觀望之習深而急公任事之
慮淺十有二三亦不免也是在重內臣以爲外

臣之師表重大臣以爲小臣之綱維重風紀之
臣以爲百爾有位之彈壓於以激濁揚清懲貪
獎廉黜幽陟明不難矣臣所謂建官惟賢位事
惟能而可以飭吏道者也凡此數條敢因

聖策而竭其愚所由得人以行法不患於法之歷久
而或弛立法以擇人不患於人之雜進而不清
養和平之福成寅亮之風而隆基自世世奠安
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顧悅履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天下而綿曆服於無疆也
有萬世無弊之政有一時無已之心政之無弊
者在體國經野敷教命官之際故以裕國計而
國計裕焉以厚民生而民生厚焉以育人材而
人材育焉以澄吏治而吏治澄焉此政之有其
可大者也心之無已者在敬天勤民選賢與能
之餘故國計既裕而猶思裕焉民生既厚而猶
思厚焉人材既育而猶思育焉吏治既澄而猶
思澄焉此心之有其可久者也是以其時明良
咏於上而一心一德昭喜起之休庶績熙於下
而惟幾惟康著修和之慶朝有豫大之模野有
誠和之象天地爲之告祥山川爲之呈瑞河瀆
爲之安瀾鬼神爲之効命而卽有一時本旱之
災不過出於氣化之偶然無損乎盛世隆平之
運此古之帝王所由朝乾夕惕本一時無已之
心圖萬世無弊之政百官得其理萬事得其宜
而非徒法嚴令具一切苟且補救者之所可幾
欽惟

皇帝陛下

健德體元

泰符叶祉

河清海宴尊親極覆載之區

乾始坤生參贊邁平成之世

闡精微之統緒覃敷文教煥綸綍於璧雍

彰赫濯之聲靈載續武功集車書於輦轂

仁存蠲恤恩膏徧東西南朔惟以萬方在宥爲懷

備豫常平規制協畿甸要荒聿昭六府允修之治

出震作羣神之主月當建巳邸璋蜃鬯沛崇朝之

霖雨山嶽奉命以効靈

荅陽開九土之華日在上辛玉璫黃鐘占豐歲之

同雲億兆騰歡而慶瑞固已昇平有象業遠邁

乎百王至治有徵道並隆乎古帝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諮以天時人事之宜隄防長久之策養士課

吏之方雖帝諮王訪何以加茲臣幸生郵隆之

代親沾大化之深惟有沐浴膏澤歌咏太平而

已卽欲掇拾三代之遺文博引漢唐之故事以

俯竭愚忱仰塞

明詔揆之臣心竊所未安雖然自靖其身臣之學也

不欺其志臣之素也其敢不抒千慮之一得以

對揚

天子之休命乎臣聞唐虞之致治也惠疇亮采師師
濟濟而著時雍風動之隆三代之致治也馮翼
孝德藹藹王多而成一道同風之盛從古帝王
播偉績而大鴻猷茂至化而登上理未有不以
治人行治法以實心行實政而致久安長治之
模者也今

皇上夙夜憂勤勵精圖治凡宮府內外大小庶事何
一不藉臣工之翼贊然而有其任之弗敢輕也
有其職之弗敢曠也則夫得人而實心以任事

恪志以圖功端有在於今日矣伏讀

制策有曰孜孜圖治軫恤民隱時切痼瘼休養生息
慮無不周乃頻年蠲復不啻數千萬而被恩之
地災沴旋告閭閻尚無起色仰見我

皇二惠愛元元之心與天無極也臣愚以爲自古帝
王奉若天道固未有不以敬天恤民爲上蒼皇
天之本然天之眷帝王其大者則在卜年卜世
寢昌寢熾之際至一時雨澤之愆旱澇之患不
過聽諸陰陽消息之爲氣化盈虛之數故其變
亦往往不絕於聖人之世是以堯之帝也而有

九年之水湯之王也而有七年之旱特聖人憂勤惕厲有以維持補救於其間將雖變而不足以爲災今數年以來被災之地伏見

皇上勤賑貸厚撫綏其所以維持補救之者不謂不至矣固宜天休協應而或不若者則非人事之不修抑亦氣化之不齊有以使之耳今試觀一邑之內一里之中所收之豐歉曾不能以一致况於天下之大乎誠使維持補救之畢至則皇上一天也民雖歲稔不能爲災矣况於陰陽和而風雨時終旋至而立應乎伏讀

制策有曰黃運兩河所關綦重今雖已底安瀾何道而俾永固無虞此

皇上於懋績告成之日而厘綱繆未雨之思者也臣竊以爲昔之治河其患失之於無事今之治河其患失之於多事何者昔之河易汎故隄防有失卽有不測之憂今之河已順故築濬以時卽享安流之慶抑且相其強弱之勢審其緩急之宜時其修築培護之方將漕輓無憂而萬世永賴矣伏讀

制策有曰學校爲賢才所由出乃膺斯職者因循陋

習叢弊營私以致教育乖方士習凌競

皇上樂育人材之盛心諄諄慮及於此真今日人材之幸也維詩有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長育人材之道也然非司文教者有以矢公矢慎致誠致慤於其際將有賢而不及知與知之而不盡錄保無壅於上聞乎原其所以則亦有故其蒞職也營私之計工則養士之方不得不拙其居官也貪冒之風甚則奔競之習不得不開夫

國家養士數十年其間未嘗無奇材異能英敏總達之士出而應當世之求者乃或懷庸碌之心克學校之任豈所稱能以文章報國者乎臣愚以爲汰其人而慎簡公明之佐以爲之則棧樸作人之化至矣伏讀

制策有曰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而表率承宣端在大吏必內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潔已而後吏飭民安臣想見

皇上之恭已垂裳固無刻不以生民爲念也夫生民之休戚惟良有司是賴乃上而藩臬臨之又上而督撫臨之使爲之上者絕彌縫之路而惟憑

治術爲短長杜趨承之門而一視循良爲殿最
則表率有人民胥食其福矣而其要尤在內外
之一心蓋大臣以法而小臣以廉內臣嚴而外
臣以肅道固相須而效有相因者也凡此者有
治法之可恃又有治人之可爲有實政之可循
又有實心之可盡將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
美四海之外聞盛德而皆徠臣而

國家億禩之隆平莫盛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期柔遠能邇察吏安
民俾世臻清晏之休人享耕鑿之利庶薄海內外
無一物不得其所頃因邊隅不靖恭行天討茲巨
憇旣殄西北塞外悉已蕩平朕中外一視念其人
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無區別其何以撫循綏集
使竄匿者不致於化離向風者得遂其食息歟外
氛旣滌內治宜修拊輯地方子愛百姓惟司牧者
是賴倘使貪墨不除則民生何由休養朕澄清吏

治於黷賄敗檢之人素所深嫉近復嚴加誡諭法
在必懲但恐積習相沿未盡悛改今欲使大法小
廉人懷恐懼羞惡之心共勵羔羊素絲之節其何
道之從也至於黃運兩河爲運道所係比年以來
水潦頻仍時有冲决已支百餘萬金錢興工修築
尚未底績何道而疏濬得宜悉免泛溢之患堤防
孔固永無潰决之虞斯國計民生均有攸濟歟爾
多士淹通經術留心當世之務蘊於中者素矣其
各書所見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李蟠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成大下之大功
遠近皆畏威懷德服聖人之神而安內攘外之
績以奏必立天下之大法貴賤皆滌慮洗心被
聖人之化而察吏安民之效必隆必興天下之
大利川嶽皆守土效靈成聖人之治而河清海
宴之休以永蓋成大功者必始於斷春溫秋肅
恩威所以互用也立大法者必由於明防微杜
漸清濁所以不淆也興大利者必歸於漸平地
成天民物所以永賴也身居九重而上如遍方
州以宮府一體之情成上下相維之勢遠至由

於邇安振綱肅紀經營皆在宥密之中心周萬
里而遙如登几席以百年必世之計奠久安長
治之圖內寧兼以外附保泰持盈化理悉載精
勤之意蓋君極立而百工釐百工釐而庶績熙
庶績熙而民生奠民生奠而遠人服休徵畢至
海甸乂安世際邳隆化臻丕變此唐虞三代相
傳以來聖人治天下之要道未有不由乎此也

欽惟

皇帝陛下

涵三建極

乘六膺圖

聰明睿知以有臨聲教暨東西南朔

文武聖神而首出敷施兼雨露風霆

咨岳牧而詢事考言汝翼汝爲無忘兢業

歷山川而省方問俗惟歌惟敘克奏休和

張撻伐以安民威行漠北訐謨悉稟

宸衷故建開闢之奇勲赫赫濯濯

際昇平而錫福慶洽寰中蠲復猶煩

大誥直同勲華之盛化蕩蕩巍巍

德已崇於無疆

功已高於莫並乃猶

聖不自聖安愈求安進臣等而

詢以撫循綏集之畧大法小廉之效修築疏濬之方臣愚何足以知之然嘗按之往古驗之當今之務敢不竭其一得以仰答

清問乎我

皇上親統六師三臨沙漠度狼胥越瀚海威揚萬里之外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成功之盛未之或有而

制策猶念中外一視覆育生成原無區別此真如天好生之心也臣聞之撫循之道在安其身而服其心綏集之要在因其勢而變其俗彼方恃其險遠以相遁也一旦而掃穴焚巢則其心必震動而思悔悔固服之機也彼方懼其逆天而罔赦也一旦而解網釋囚則其心必感悅而歸誠誠則服之本也而且申之以大義布之以明信願爲兵者編之伍願爲民者歸之農將撫循之道得善招徠亦所以散黨羽也地遠則不可以留兵以鎮也然有有形之鎮有無形之鎮惟使之昔知爲寇之樂今則知爲民之樂將俗以一

變而歸正土瘠則不可以興屯而養也然以內
養外而不足以人養人而有餘惟使之昔有水
草之聚今則漸有室家之聚將俗以永變而爲
常而且處置之得其地禁約之得其方或遷其
人以實塞下或分其類以隸諸藩將綏集之道
得靖邊陲政所以安中夏也至於隨方審勢因
時達變而次第行之則在乎師武大臣曲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而已矣臣所謂成天下之大功
必始於斷此也抑治平之大要必先於安民而
安民之實政尤先於課吏我

皇上慎簡督撫卓異保舉必以清廉爲先而
制策猶念人懷恐懼羞惡之心共勵羔羊素絲之節
誠澄清吏治之至意也第長吏之愛百姓也恒
不如其愛身家而長吏之念聲名也又不如其
念祿位一則由於考成之過嚴也功未成而報
罷則以官衙爲傳舍而田園之計先興官已陞
而仍留則以營脫爲良謀而夤緣之用何出惟
寬其考成俾得優游而效績則廉耻生矣一則
由於黜陟之未嚴也撫字勤則彌縫之計拙以
慈良而署下考將潔修自好者不勸苞苴行則

科歛之志肆以逢迎而膺顯擢將剝民媚上者
日多惟嚴其黜陟俾涇渭之有分則節操勵矣
其人而果廉也雖刑名錢穀之事稍有註誤宥
之可也且用之以風有位可也其人而果貪也
雖刑名錢穀之事無一不列上等罷之可也甚
且誅之以昭懲戒可也彼見貪者原爲身家乃
至不保其祿位廉者本愛百姓因之大建其功
名而猶不爭自濯磨豈人情乎臣所謂立天下
之大法必由於明此也至於水者天地自然之
利而河則爲古今莫大之患也我

皇上親行閱視重委督臣又復歲發金錢百餘萬及
時修築而

制策猶以疏濬得宜隄防孔固下詢誠國計民生之
大計也臣聞古今無善治河之法而有導河之
法逆而治之修防焉塞堵焉顧汎濫之性能順
其不漲乎奔潰之勢能保其不決乎法莫若順
其就下而歸之海不得其歸爲閘爲堤適激之
怒也爲引爲支僅緩其勢也議刷議排徒增其
費也惟疏其下流則其歸也疾歸旣疾則不至
於或壅或潰而莫可遏抑也法尤貴於兼治上

流而引之淮臨清之河廣而易漫也徐沛之河
高而易漲也宿桃之河淺而易壅也惟兼治其
上流則其勢不分勢不分則不至或淤或沙而
河身以高也治其上流則堤防不可以不固順
其下流則疏濬不可以不深誠如是則以河刷
河而無待於人力以河濟淮而無憂於挑濬以
海受河而量大足以容以河利運而轉輸資其
力縱有水潦河不爲患矣臣所謂興天下之大
利而必得於漸此也凡此皆治天下之務也而
要在

皇上立治之一心而已惟

皇上以奠安中外爲心而無不畏威懷德而重譯來
賓矣以澄清吏治爲心則無不滌慮洗心而貪
墨自化矣以平成底績爲心則無不守土效靈
而汜濫無警矣以昭法紀則海宇清寧蒸黎於
變朝野樂觀其盛以彰道化則民物咸亨川嶽
獻瑞人神共覩其休時雍風動之治可臻綏邦
屢豐之績可奏咸五登三之盛可以度越百王
柔遠能邇羣歌

天子萬年物阜民安咸樂

一人有道極隆之軌至治之休也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嚴虞惇

臣對臣聞帝王之德天德也帝王之治天治也

法天之覆幬為生成而天下之物無不冒法天之剛明為懲勸而天下之物無不肅法天之健行為率作而天下之事無不成以柔遠人而中外禔福遐邇一體也以敘官方而大法小廉百工允釐也以除民害而府事修和清寧底績也

先天而天弗違者存神過化而莫名其功後天而奉天時者輔相財成而各安其位綜于聖之道統以出治而經文緯武仁漸義摩與於穆同其廣大而五行二氣俱在彌綸保合之中合百王之治統以為法而立綱陳紀地平天成與大造同其運行而四時百物俱在變化施生之內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成矣蓋基厚則勢崇源大則流

遠自生民以來至於今能濟登茲者一人而已
欽惟

皇帝陛下

奏真叶化

瑞命凝符

萬幾獨斷乾剛自強不息

八表普呈離照旁燭無疆

課織勸耕動念蒼生之本富

蠲租錫復頻寬薄海之常供

武功揚撻伐之威赫聲濯靈合西賚南琛而會極

文教蔚休明之治經天緯地彙星珠月璧以騰輝

恩溥德洋仁滂施厚厨蕙階奠之代歌衢擊壤黎

民比戶而可封

時和歲稔俗易風移郊麟沼鳳之年棧樸菁莪多

士翹車而並進臣竊伏衡茅霑被

聖澤久矣茲者叨有司之薦與對

大廷敢不竭芻蕘之一得敬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西北塞外悉已蕩平覆載生成皆吾赤子
何以撫循綏集使竄匿者不致此離向風者得

安食息大哉

王言誠堯舜柔遠能邇弼成五服之盛心也臣聞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皇上如天好生徧育中外六師所屆一舉蕩平蓋以救其人民而非利其土地也蓋以除其元惡而非殄其醜類也其感恩而慕義也與我中國之民同招之使來則驅之不去矣其趨利而避害也與我赤子之欲同安之而不危則生之而不傷矣夫西北絕塞最號苦寒高山深林人跡罕到其部落之離散者竄伏而不出則必有飢寒之憂而其已歸降者疑畏而不前亦未必有飲食妻子之樂今其遺黎餘孽亦既無幾矣謂宜慰撫其老弱賑恤其孤寡傳諭塞外諸蕃宣布威德使之從風而靡而無久於反側復飭沿邊將吏隨宜安插使之各有寧宇而不至於流離其悃誠素著則勞之金帛其魁桀可用則授之以官爵古有用其人以守其土者亦安邊制勝之長策也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又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者保大定功和衆豐財皆於此乎在不止撫循綏

集而已也

制策有曰子愛百姓惟賴司牧黷賄敗檢朕素所深嫉何以使大法小廉人懷恐懼此堯舜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至意也臣聞課吏之法懲貪與獎廉而已貪者不懲無以清治本廉者不獎無以厲官常今之貪者不乏矣受大官大邑之奉而奪園夫紅女之微膺人民社稷之司而乏羔羊素絲之節或尅下以奉上而苞苴之咨行或假公以濟私而侵漁之愈巧原其弊皆其於流品之太雜而銓選之太濫以涖官爲傳舍以入仕爲居竒下以浚民之生而上以負

皇上立賢無方之意吏治何由而清善政何由而致臣愚以爲治賤者先治貴厲法禁必自大臣始守令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督撫督撫則下皆化而爲廉督撫不廉則下孰肯自處於廉而廉者亦何由以自見誠擇一二清望素著風采卓越者推以表率百僚而貪冒嗜利者黜之脫粟布被不足風而在實凜四知之畏茹葵織帛不爲儉而在能耻三百之厘督撫以此察羣吏而簡善絀惡不徒以催科爲考成

朝廷以此勵大臣而激濁揚清不妨以恩威爲鼓勵
古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服者
仁之至義之盡也

制策有曰黃運兩河運道所係比年水旱時有潰決
何道而疏濬得宜隄防孔固國計民生均有攸
濟此卽堯舜其咨俾乂平治水土之遺烈也臣
聞治水之法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有行於
古而亦行於今者疏濬決排以除民害雖萬世
之計而實庸衆之所驚隄防修濬以通支流雖
隨時之宜而實爲經久之良法今之河工日勤

矣而奔騰衝決時見於淮徐則隄防之法不可
不固亦不可不周今之運道無梗矣而泥沙淤
遏漸積於河身則挑濬之法欲使之深又欲使
之廣法當相上流之勢條爲支河以殺其怒又
於支河之旁多穿水門使民得以資灌溉則河
之流散不至於激兼相下流之勢繕完故堤增
高倍薄而又多增堤閘以防橫溢其汙下當水
衝之民可徙者徙之勿與水爭咫尺之地則河
之流緩漸有所歸任事之臣親行相度而勿委
之胥吏金錢之出鉤稽考實而勿至於虛糜前

康輿一王稱
人之功踵而成之而勿務爲更張方來之效力
而行之而益圖其久遠如此則何必襲賈讓之
迂謀師白圭之小智詩曰泉流旣清王心則寧
此之謂也凡此皆因

清問之所及而敬陳之者也抑臣更有進焉天道健
行而不息亦恒久而不已故曰天地之道貞觀
者也人君法天而立道必悠久而化成

皇上聖神文武與天同方光天之下海隅蒼生悉子
悉臣無思不服而猶一日萬幾慎終如始履全
盛之勢而不忘夫祇敬處至治之極而加之以

兢兢詩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天保之詩
亦稱單厚多福受天百祿使夫休光美實日新
歲盛閔遠崇大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
所謂天人同心無疆惟休者此也臣草莽新進
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姜宸英

臣對臣聞帝王秉道以御天下而天下皆循循
焉共由於道之中此極盛之世也然而道有其
本惟其心之至仁者而已聖人不忍於天下之

有不仁而有所經營於未治未安之先尤不忍
天下之不盡被吾之仁而有所維持於已治已
安之後其經營於未治未安者雖身履艱難以
一身嘗天下之憂患而不辭爲其過勞維持於
已治已安者雖世際昇平以一心恢帝王之道
法而無不足於遠慮夫古之人君蓋亦有功濟
斯民者矣然終不能大有所爲以躋斯世於唐
虞三代之極盛無他仁不足也仁之至者其心
常有餘於事之前後故其事亦常徹乎心之終
始以之綏遠而遠安以之勅吏而吏正以之奠
安水土而極其效至於地平天成蓋能具古今
所未有之德者必能建古今所未見之功而能
爲天下除未然之患者必能爲天下興萬世之
利此大聖之顯仁而藏用所以爲不可及也已
欽惟

皇帝陛下

乾旋坤運

武緯文經

訪洛巡河集千聖之傳而皇建有極
舞干拊石協中天之治而化被無垠

康熙丁丑五科
廣額之恩屢下蠲租之詔日頒士有恒心民有恒
產

九伐以靖遐荒六計以弊羣吏外無不壤內無不
安

本時幾勅命之衷則大舜之兢兢業業運天工於
恭已垂裳之內一日二日萬幾

極成功文章之盛則神堯之蕩蕩巍巍大居正於
瞻雲就日之中四方上下咸格邊陲既已寧謐
萬邦既已協和大有時書諸祥畢至自古致治
之盛孰過於斯乃猶進臣等而

詢之以柔遠能通察吏之道誠公聽並觀欲治無已
之盛心也臣聞宋臣田况之對方正也曰若臣
言可行願卽舉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僅爲進
取之一途耳臣雖愚陋亦不敢以進取之私上
負制科矣敢不因

明問而敬陳之臣聞用兵之道戰勝攻取期於必得
者霸者之師也取亂侮亡救民水火者王者之
師也合德威而並建與覆載而同功無有遠近
親疎統歸一體者帝者之師也

皇上以邊隅小醜屢誠不稜至不得已而用兵六師

親征颺馳電激兵威所至獸駭禽奔

皇上於其棄逆輸誠者輒厚以衣裘完其婦子若賊能悔罪乞降亦許待以不死故於克渠授首師旋飲至之日薄海內外無不歌舞稱慶而

皇上猶感然有所不忍也伏讀

制策以爲念其人皆吾赤子何以撫循綏集使竄匿者不至於化離向風者得遂其食息雖書所稱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未有過於

皇上之用心者昔者漢臣呼韓令其保塞三歲來朝賞費巨萬此未爲長策也今渠魁旣已就誅而

漠北庭空矣

皇上以赤子視其人則竄匿者終必至於向風安見赤子而忍自脫於父母之懷者向風者終必遂其食息安見赤子而有不得於父母之衣食者是在沿邊戍廣宣

朝廷之德意曲示招徠以動其心多方區處以安其身則竄匿與向風者皆熙熙然共遊於化育生成之下而普天率土無不樂爲吾用矣

制策又以外氛旣滌內治宜修而以拊輯地方望之於司牧之子愛又以民生不遂責之於貪墨之

不除致治之要不外是矣比者

聖心重切親民之職特令督撫保舉賢能守令來京
陛見以周知其賢否又目擊民艱以郡縣之非人慨
然思得通經習古之士而用之將見鼓舞至而
勸勉深流品清而官方肅矣然而貪墨之不除
責在督撫而督撫之功罪其要在三年之大計
皇上赫然下令亦既切戒於苟且因循徇私溺職而
凜之以

國法之森嚴計無不洗心滌慮痛懲前轍矣而猶
憂其積習相沿未盡峻改臣以爲計冊之上臨

以

皇上之威神則不足慮也孰爲舍小而問狐狸孰爲
諛阿而毀卽墨論功過於功過之不及察行刑
賞於刑賞之不及知所謂賞罰加於一二人而
勸懲徧於天下者又何羔羊素絲之節不可槩
見乎伏讀

制策黃運兩河爲運道所係而謀其所以疏濬得宜
堤防孔固者夫河之稱安濶久矣而猶鯁然慮
及於此有以見

皇心之慮周萬世如此其深也蓋河之上流稍緩至

徐而流急此咽喉之所宜加意者也自中河之
朔一洩湖流再殺黃勢洶爲南北之利賴矣然
而積久流淤近者子河卑弱而偏處河壩一遇
淋潦刷爲平陸無怪也議者謂宜挑濬河身去
河二十里許築爲大堤以爲遙堤外障其說亦
有可行者乎至黃河自桃源而下兩岸大堤之
頽缺者起徐州以迄安東六七百里間修築加
幫似不可少若淮黃交匯之所則清口也所慮
者清弱黃強河流淤塞則自清口以及維揚大
挑深築以爲漕艘之利者非河臣之所日夜持
籌而皆不越於

睿慮之所燭照數計者乎夫

聖明在上天冥效順舳艦萬里統會

神京洋洋

帝模臣頌颺猶未足以盡之而紙上之陳言寧足以
仰佐

高深乎然而

皇上之所以宵旰深維者惟此柔遠能邇察吏安民
之道臣以爲其要皆不外得人而已惟得人而
皇上不忍於一夫不得之心始無所不盡此仁之至

也抑臣聞之先儒楊時曰天保六章治內采薇
三章治外此先王經世之迹也其效溥矣然豈
先王有意於其間哉本之至誠而已夫誠者道
之本而仁之所以行也今

皇上誠心於戢暴安民而戰無不克誠心於六府三
事之修而效無不臻使羣臣推廣

上意皆以誠應而朝野內外無一非元氣之周流而
太和之蒸被然則四方風動庶績允釐唐虞極
盛之風今且與之比德矣豈三代以下所可擬
哉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象嶽下月

皇帝制曰朕惟邽隆之世上下熙皞職業修明樂利
豐亨茂登上理何其盛也朕臨御以來孳孳圖治
夙夜不遑惟期吏治肅清民生康豫薄海內外共
登於仁壽之域而治效罕臻殷憂彌切厚生正德
未能盡如朕志之所期其故何歟如休養多方而
膏澤或未能下究省巡時舉而疾苦或壅於上聞
獎廉懲墨而胥吏尙多奸頑貴粟重農而閭閻未
登豐裕豈積習之驟難除歟抑有司奉行之不力
也茲欲令大法小廉民安物阜漸幾於淳龐之治
何道而可至淮黃兩河民生運道所繫朕幾經閱

視指授機宜而河工諸臣怠窳玩愒以致工程稽
緩底績難期何道而令河務大小臣工實心經理
濬築合宜平成早奏俾糧艘無悞民居永奠以釋
朕宵旰之憂歟爾多士蘊懷康濟久矣其詳著於
篇朕將親覽焉

臣汪繹

臣對 聞古之帝王以其身立乎巍巍之表意
諭色授而六服承流言傳號渙而萬里用命用
以登斯民於上理厝天地於平成者蓋必有經
久不敝之法以制羣動而馭萬民亦必有明作

有爲之人以釐百工而熙庶績有其法故事得
其序而大綱以舉萬目以張禮樂政刑凜然有
以定臣民之法守有其人故官得其宜而大臣
以法小臣以廉工虞水火奮然相與建智勇之
功名是故內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其外乃有立
政周官之法矣上有率作興事之心而其下乃
無怠窳玩愒之弊矣淬勵者在廟堂之上奉行
者在薄海而遙設誠於內而制行之則旋至而
立有效自唐虞三代以來數千百年之間莫不
以是爲經世宰物之至計然則驗之徃古按之

當今當已安已治之時而講求夫安民阜物之道者亦惟以治人行治法而已矣蓋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固天下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也
欽惟

皇帝陛下

寬仁莊敬

睿智聰明

弘經文緯武之功

裕內聖外王之學

總萬幾而齊七政蠲租賜復致仁壽於和平

立四維而奠八紘察吏安民理雍熙於簡易

翠華出而羣黎望幸歌衢擊壤春陽嘘一路之山

川

丹詔開而多士觀光棫樸菁莪羅網盡中原之麟

鳳臣竊伏衡門霑被

聖澤久矣乃者叨有司之薦與對

大廷敢不竭芻蕘之一得敬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休養多方而膏澤或未能下究省巡時舉而疾苦或壅於上聞獎廉懲墨而胥吏尚多奸

頑貴粟重農而閭閻未登豐裕大哉

王言此誠堯舜憂民之心惓惓而未有已也臣以為

安民之道在乎察吏察吏之法在乎懲貪而懲

貪之術由於大吏今自內而卿尹外而羣牧無

不仰煩

聖聰慎簡在位其間奉法循分者固多而簞簋不飾

者亦復不少蓋人懷苞苴之私吏有彌縫之術

工便給者指為才能守朴直者目為罷軟興利

除弊者斥為生事闕冗無能者稱為老成上官

之黜陟不明則下吏之貪婪日甚而為守令者

恣其所欲侵漁府庫以迎合上吏之意故其在

任也雖有盤庫之虛文上官以情面為虛實其

去任也忽有萬千之積欠一旦變欺隱為那移

更其甚者守令一經督撫之薦舉而冒破皆在

優容後任迫於督撫之威嚴而交盤不難代認

迨至印結既出賠累奚堪其不得不至於剝小

民侵

國帑者勢也而

皇上之所以謹積貯備災荒賑窮氓興大工者不可

問矣夫桑麻畜牧小民之本富也任土作貢國

家之正供也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以小民終
歲之勤動而上輸之府庫以

朝廷無窮之度支而取給於司農而爲守令者顧
數以虧空見告此孰非浚民之膏者乎恃

皇上至明至聖洞燭其奸而嚴譴一二大吏是以人
人知儆今誠

嚴大吏之罰峻貪污之罪重虧空之條無雷同以長
惡無瞻徇以容私無中飽以蠹

國則士之廉潔者有以自見而貪冒之徒無所容
其不肖吏治旣清民情康豫由是定經制以厚

民生崇教化以悖禮讓安耕鑿者亦知尊尊而
親親處膠庠者莫不雍雍而濟濟上下熙皞職
業修明至此而猶未能如

皇上之所期者未之有也

制策有曰淮黃兩河民生運道所繫何道而今河務
大小臣工實心經理濬築合宜平成早奏

皇上之治河者勤矣

皇上之策臣等以治河者屢矣顧今日河工之患不

在河而在淮不在河之害於北而在淮之害於
南蓋河自人淮以後淮日弱而河日強始猶河

淮相半其繼也。淮益讓而西河益浸而東，勢不得不泛濫於上流，以爲民患。故鳳泗之間無歲不受淮患，而河臣之主其事者，旣安坐而無能，惟聽信一二僚屬左右其手，居常旣無先事豫備之方，臨時又鮮隨宜補救之計，虛糜數百萬之金錢，徒供其潤身肥家之策，保題數百員之效用，悉成其行私罔上之端。更有壞河工之人，幸其工之不成也，曠日持久而得因以爲利，此皆久在我。

皇上洞鑒之中者矣。我

皇上神靈天授，河工運道早夜區畫。

時巡所至，親歷河干，視河工上下之情形，授河臣經久之擘畫，至詳且盡也。然疏濬不勤，則河身必高，堤築不堅，則土功易壞。今誠擇公忠精敏之人，使之勤職任事，謹桃源諸縣之工，以防河之衝洩，高寶諸湖之水，以瀉淮之勢。而時濬雲梯關入海諸處，使下流有所歸，而頻挑中河淺淤之所，使漕艘無所滯，則運道通而河流治，因時而集事，歷歲而功成，上可以釋

皇上宵衣旰食之憂，勤下可以濟淮揚數千百萬之

民命而中可以節

國家日銷日耗之金錢所謂一勞而永逸者此之

謂也凡此臣得因

清問所及而竭其愚然臣以為治法之必恃有治人

者何也

皇上以愛養百姓為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愛

養之方其澤必致扞格而難施

皇上以濬築河工為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合濬

築之宜其功亦必因循而罔效惟在諸臣洗心

滌慮以

皇上之心為心而不徒徇一日之虛名以苟安旦夕

則治法立而實政修以清吏治官方肅矣以治

河工水土平矣休光美實閱遠崇侈傳之後世

永有法則我

國家億萬年之業胥在乎是矣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季愈

臣對臣聞帝王之膺圖御宇而綿有道之長也

必操乎天下之大本而後能綏天下之大猷必

康原典序
握乎天下之大綱而後能敷天下之大政必審乎天下之大勢而後能成天下之大功操乎本者操其民安而俗化者也握乎綱者握其上行而下效者也審乎勢者審其一勞而永逸者也以府事修和之用播親賢樂利之休而羣黎百姓惠澤於焉畢周矣以官府一體之情或內外相維之制而百工允釐官方於焉丕肅矣以因時制宜之智施疏濬利導之方而裕國阜民大績於焉永底矣是唯與父母同其恩勤所以撫循之者無不至使無一夫不獲其所無一方不蒙其愛而家給人足仁漸義摩皆畢致於明良合德之中抑唯與覆載同其運量所以區畫之者無不全必不爲目前補其失求爲萬世裕其規而地平天成人和物若皆立效於上下實心之內唐虞三代以來久安長治之道莫之易也
欽惟

皇帝陛下

九乾合粹

三象儲精

峻德邁唐堯四表就瞻乎雲日

文明超虞舜萬邦仰被其光華

勤講誦於經筵環書列史知帝治以學問爲先
奮恤艱難於籍畝繪織圖耕見國計以農桑爲本務
廣額之恩屢下輪蠲之詔頻頒誠栽培士氣而體
民依

循良之謂彌殷肆赦之條數舉允矣勵官常而幾

刑措

聖神功化接尼山撻伐天威加瀚海奮武揆文億
世紀豐碑之石

巡狩陰符九五浙省方奠定在淮揚奇勲異政千

秋傳

御製之詩所以和會集車書南朔東西咸頌

一人首出自爾久長綿

曆祚要荒綏甸羣歌

天子萬年此誠巍巍蕩蕩之難名乃猶業業兢兢之

倍至大知既不自用爲善更欲取人進臣等於

廷而詢以厚生正德之由大法小廉之治河工經理

之宜誠

皇上惓惓思治之無已也雖帝之有咨王之有傲何

以加哉臣自維草野無知何敢妄議大政願承

清問而對揚臣之分也際

熙朝而拜獻臣之志也敢緘默自居而不抒芻蕘之

一得乎臣聞之君之治天下也猶天之育萬物

也天道不言而品物咸亨歲功時叙者一理之

所運也君道不勞而上下安全人民觀感者一

心之所通也理無所不通斯心亦無所不格於

以見一心之中理固無不全矣以是致治何治

之不臻乎如

制策所云薄海內外欲登於仁壽之域含厚生正德

二者更有何術可以言治乎然民生宜厚矣而

所以厚民者非一事要莫先於衣食謂衣食者

生民之大命也民德宜正矣而所以正民者非

一則要莫先於教化謂教化者風俗之大原也

則於

今日而言民生民德固已治之天下而非求治之

天下也固已治而欲保保治之天下也非求治

而不可驟治之天下也唯於盈寧之日而建移

風易俗之規則何者為重何者為輕俾天下曉

然於重本抑末之意而後利濟及於四海唯於

和柔之朝而示以整齊畫一之具則若者宜崇

康臨康風利
若者宜黜俾天下隱歸於返樸還醇之內而外
陶淑及於百年至於民生已厚而猶恐休養之
未遂所以養之者終未安也民德已正而猶恐
世俗之未醇所以教之者終無已也

聖主之所殷憂而夙夜不遑者此也以是而茂理同
風不猶運掌之易也乎更伏讀

制策有曰休養多方而膏澤未能下究省巡時舉而
疾苦未克上聞獎廉懲墨而胥吏尚多奸頑貴
粟重農而閭閻未登豐裕皆由於有司奉行之
不力我

皇上誠明察萬里矣蓋上欲休養而有司之滋擾備
多則膏澤何由下究乎上勤採訪而有司之蒙
蔽特甚則疾苦盡能上聞乎獎懲雖切而有司
無不念其身家則胥吏之奸頑豈易除也積貯
謀殷而有司不克勤其勸課則閭閻之豐裕豈
易登也然則於此而欲其大法小廉豈遂無道
耶一曰大吏之表率宜端也以督撫而察羣官
以監司而風郡縣故大吏有清白之操斯下司
有素絲之節矣一曰守令之委任宜久也有司
以一官爲舍百姓遂視官如路人必久其任

而責以撫字則民相習而親於父母矣一日耳目之採訪宜公也有司之逢迎過巧故督撫之薦舉無憑則察之不可於隱微忽也一日資格之超遷宜破例也漢有璽書增秩之榮故吏多循良卓異之譽則揚之不可不使知勸也彼有司者有不爭自濯磨共期於除積習而幾淳龐也歟至淮黃兩河

皇上已親爲闕視指授機宜矣如攔黃壩之當急消也歸仁堤之當修舊也清口之當疏通也高家堰之當堅築也串場河射陽河蝦鬚溝沙溝之

當挑濬入海也真堯之仁禹之智兼而有之言治河之策者尙有過於此哉而其要則在得真廉異能實心任事之臣有一人焉專其任而毋掣其肘有數人焉協其任而勿憚其勞消壩並消其附壩爲害者焉修歸仁堤則必使毛城舖等處所發之冰併力以汰黃河焉疏淤泥淺則使淤泥盡去清水入口而濁水不得入內河焉築高堰則必復潘季馴舊制蓄洩得宜而且可堅固久遠焉濬海口則或訪前賢之故跡而清其石岸或相度海水不得倒灌之處而別開新

河焉尤必親歷河干如大禹四載之艱而不可
諉之無能小吏且稽查嚴實不致令其七扣八
除減物價而尅工銀是真能體

皇上之實心奉而行之者也不然而終日紛紛議論
者曰添閘曰遙堤祇增其費也爲引水爲支河
僅緩其勢也知修防矣而伏秋暴漲修防之所
不及者能無汎濫之憂乎務堵塞矣而板工薄
土堵塞之所未堅者能無潰決之勢乎則豈有
當於治河之萬一者乎若此者誠所謂緩天下
之大猷者也所謂敷天下之大政者也所謂成

天下之大功者也康濟之畧亦孰外於此哉臣
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王 露

臣對 臣聞帝王膺圖御宇綿曆服於無疆也必
將建非常之功焉欲建非常之功必將任非常
之人焉欲任非常之人必將知非常之人焉知
其人之才堪作吏也而委之以吏事則民生以
厚民德以正而仁壽之域以登知其人之才可
圖功也而任之以河工則興築有道疏濬有法

而清晏之績以著是以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記亦有之日凡官民材必先論之
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論之者卽知之之說也而使而爵而祿從之蓋
知人而不爽其鑒則受知於下者感激鼓舞而
大小無不和衷以共濟用人而不違其才則見
用於上者懷才欲試而內外無不躍然以圖功
上自堯舜下及三代聖帝明王所以登天下於
郅隆養天下於和平吏治民安海清河晏使天
下後世稱爲極盛而推爲不可及者其道率必

由此然求可以繼堯舜邁三代者端在今日矣
欽惟

皇帝陛下

道德性成

中和建極

正位凝命至誠弘參贊之功

恭已垂裳宥密昭緝熙之止

文河學海旣陶典而鑄謨煌煌乎雲漢之章

玉簡金書更超唐而軼宋奕奕乎日星之燦

惠澤覃敷九域不忘昏墊於一方疇咨者時切儆

子之思

豫大久著萬邦猶厯庶艱於五夜懷保者遂致屢
豐之慶固已登三咸五頌揚莫罄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親策之雖古之懸鞞設鐸何以加茲臣讀古

人之書慕古人之行事竊恐學焉而不得言言
焉而不得盡盡焉而不得達今者幸承

清問敢不俯竭愚誠以對揚我

皇上之盛意乎伏讀

制策曰何道而大法小廉民安物阜漸幾於淳龐之

治臣竊思之民者國之本也民生之休戚民心

之淳漓皆於國運相爲終始而不知者或謂國

之中自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而後及於民

民則亦微矣賤矣夫民誠微也然不有微者而

顯者誰爲之養民誠賤矣然不有賤者而貴者

誰爲之供則民生之不可不厚而民德之不可

不正也審矣然求其可以厚民生而正民德者

莫如羣吏羣吏者與百姓最相親近者也親近

則民間之利害皆得以目覩民間之疾苦皆可

以上聞所以宋儒朱熹曰守令之賢否民生之

休戚係焉周官以六計弊羣吏總歸於廉可見
吏而不廉則無才而民受其害有才而民之受
害愈深蓋才者廉以之行其廉而貪卽以之佐
其貪者也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小臣祿薄故難
其廉也今欲勸廉莫如先厚其糈而後嚴示之
罰厚其糈則生而廉者無所慕而廉有所慕而
益廉嚴其罰則習而貪者無所懲而貪有所懲
而將不至於貪然而大吏者小吏之倡也藩臬
督撫等官有司之所觀型也督撫廉則藩臬不
得不廉藩臬廉則有司又誰敢或貪乎吏廉則

民生可厚民德可正矣然又必實驗民之身心
以爲吏之賢入其境而歲豐年稔孝弟克敦必
良吏也不惜高爵厚祿以優之入其境而歲比
不登人多暴戾吏必不肖也不憚重刑峻罰以
懲之是以吏安民卽以民察吏古之王者時巡
所至必因民風美惡以爲慶讓記曰命太史陳
詩以觀民風命司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卽
此意也如是吏之賢不肖無所掩矣不肖者無
論矣至於吏之賢者又須寬其考成自非大干
法紀則功在民社者旣不以繭絲廢保障志切

康熙庚辰科
愛養者又豈肯以催科弛撫字而吏治豈有不
清者哉吏治清而上理登又何慮豐亨樂利之
難期乎伏讀

制策曰黃淮兩河生民運道所係務求糧艘不悞民
居永奠誠

皇上憂國憂民之盛心也臣不敢竊禹貢河渠之陳
言而第以河之情事而計之易曰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計曰四瀆視諸侯以潤澤生民之功同
也則河也者固天地生之以爲人利不爲人害
者也第得其所歸則爲人利不得其所歸則爲

人害而治河者又爲河利不爲河害者也然治
之得其道則河受其利治之不得其道則河先
受其害且今之治河與古異古之治河治在東
北治東北者專治河者也今之治河治在東南
治東南者兼治漕者也東南爲財賦之區淮河
不治則運道或梗而貢賦何以上達於神京兩
河爲生聚之鄉黃河不治則衝決時行而赤子
將盡屬之於波臣若是乎淮與河之不可不治
也然治河而無妨於漕治漕而卽以治河又難
言之矣雖然無難也猶是河也今與古無以異

也何以禹治之而萬世永賴後人治之而不能保其無事於數年之後乎而或且爲恠誕不經之談以爲禹之治水獨得神助故至今稱神禹焉夫聖人舉事故百神之所效靈也然必有經綸措置之實徒求之渺冥不可知之數豈聖人之所爲哉禹貢所載故其最著者矣孟子亦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朱考亭亦曰予嘗偏觀禹治水之跡大抵只是從低處下手此一言者誠千古治水之定案哉我

皇上軫念河工

特行親閱指授方畧大發帑金遣重臣監督誠堯禹已溺已饑之憂也而迄今不以成功告者大抵河臣不實心任事之過也昔者禹之治水也三過不入於水之源流無不息也形勢之高下疆土之險易瞭然於中而後以其法次第施之不失其宜今河臣身坐華屋寄耳目於羣吏決計策於文書勢將潰而不爲之防事未明而妄期其效如是而求河之安瀾猶却步而求前也惟擇一實心任事之人以爲河臣之長而不欺其

志不愛其力又復慎簡佐屬與之協力共濟何
者當疏何者當濬毋冒破以肥已毋任用匪人
以敗事毋虛捏罔上以冒功措施既定波臣退
聽而河豈有不治者哉淮治而糧艘無悞黃治
而民居永奠非我

皇上知之不遁其情用之不違其能使吏治民安海
清河晏而使天下稱爲極盛之治也哉臣草茅
新進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